

自然辩证法

杂志

2

1976

自然辩证法

杂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自然辩证法

杂志

一九七六年第二期(总第十二期)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5 字数 150,000

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0.48元

目 录

科技领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袁任平 (1)
“提”的什么“纲”?	
——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赵 前 (7)
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攀高峰	
.....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固氮酶组 (15)
唯物辩证法指导我们闯新路	
.....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赵东生 (20)
开门办所促进了国防科研的蓬勃发展	
.....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26)
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北国稻香	
.....	黑龙江省呼玛县依西肯公社二队试验田小组 (30)
我是怎样搞昆虫性引诱剂的	
.....	安徽省阜阳县宁老庄公社王岭青年队 应光耀 (34)
果园里的辩证法.....	上海市新海农场果园二连 (38)
“草棚大学”育新人	
.....	上海市跃进农场业余大学十六连分校 (43)
数 学 问 题	
怎样认识变量	
——学习马克思《数学手稿》札记之三.....	吴 咸 (46)
评数学史上的三次危机	司春林 (58)
自 然 史 话	
人类的继往开来(续完).....	李炳文 胡 波 (70)

医学问题

从电休克到“腕踝针”

-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科 (109)
- 腕踝针为什么有疗效?.....虹口区中心医院新医科 盛善本 (119)
- 长银针能抵手术刀.....静安区中心医院 (124)
- 评微耳和细胞病理学的局部论

.....上海第二医学院理论小组 (131)

- | | | |
|------------------|---|--------------------------------|
| 草
药
新
花 | { | 天花粉的新生.....上海天花粉协作组 (143) |
| | | 发挥草药作用 巩固合作医疗 |
| | | ... 金山县枫围公社新农大队赤脚医生 唐栋梁等 (148) |
| | | 草药别开新境界.....长宁区武夷路地段医院 (152) |
| | | 到群众中发掘 丰富草药宝库 |
| | |上海群力草药店 韩乾济 (156) |

从实践中学习自然辩证法

让一台农机干多种农活

——试制上海3型小动力多用底盘的体会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机所 (161)
- 卖肥人要懂得合理用肥.....嘉定县徐行公社供销社 (166)
- 水稻室内育秧.....青浦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170)
- 培育良种肉猪的体会.....松江县城北公社种畜场 (173)
- 工厂保健与体育相结合..... (177)
- 小机器也能拍好胃肠片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放射科 尚克中 (181)

中国古代科技史话选载

印刷术的由来.....秦 功 (185)

• 影评·一曲改天换地的赞歌

——彩色科教影片《固沙造林》观后.....周 山 (198)

• 杂文·由“格拉多科学院”说开去.....沈 明 (202)

科技领域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袁 任 平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给包括科技在内的各条战线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根本任务。然而，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公然宣称：“不能把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的口号套到科技界来”，“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并根据“三项指示为纲”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纲领，精心炮制了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他们打着“科技特殊”的招牌，肆意阉割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

无产阶级必须在科技领域实行全面专政，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掌握在一定阶级的手里，并为这个阶级所利用的。科技领域内的一切活动，当然也就无可避免地受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制约，这已为古今中外的科学史充分证明了。在中世纪，“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不是么，勇敢维

护哥白尼日心说的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塞尔维特，遭到更为残酷的迫害。封建教会势力为什么这样害怕科学真理？为什么对科学家如此凶狠？还不是因为他们的学说触犯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基督教教义！在这种反动势力的影响下，科学在整个欧洲中世纪裹步不前。达尔文在十九世纪中叶提出了生物进化论，仍然受到疯狂的围攻和谩骂。进入二十世纪后，从猿到人已是普通常识，在美国还曾演出了一场叫做“猿猴诉讼”的丑剧。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列宁：《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科学技术每一领域和每项成就，都毫无例外地成为资产阶级加倍剥削工人和进行侵略战争的工具。就拿宇宙航行的研究来说吧，近十多年来，两个超级大国都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曾搜罗了大批科学家从事研究，苏修更不惜为此挤掉黄油和面包。他们难道是在连生物都没有的星际空间搞什么超阶级的太空科研竞赛吗？不，空中逞“强”，不过是为了地上争霸。他们的太空活动越热闹，他们在地上的扩张侵略就越疯狂。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为一定的阶级所占有，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这个问题上，科学技术从来就很不“超脱”，毫不特殊。

至于从事科学研究的单位及其管理机构，本来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更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科研机构，要算在十七世纪中叶英国为了海外扩张、掠夺，需要发展航海学、物理学等学科而成立的“皇家学会”。它的成员，真正算得上是科学家的，还不到一半，多的倒是大腹贾！它的几任会长，不是国王近臣，就是王公贵族，也是“外行”领导“内行”。究其实质，这个“皇家学会”，不但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剥削研究会”，而且还是直接充当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复辟君主专制的得力助手。

这样的“研究”机构，难道还是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科学殿堂”吗？其实，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科研机构是为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服务的机构，就是科研人员本身，也只不过是资本家的“有学问的帮办”。在那里，“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垄断资本家的需要支配着科学研究的方向、任务和内容，舍此而外，岂有他哉！至于苏修的科研机构，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干的却是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对内加强镇压人民的勾当。除了直接为军事侵略服务的科学技术，包括各种毁灭性的生化、细菌等等杀人武器外，诸如妄想繁殖一小撮特权阶级接班人的“天才复制”术，解开人的“心理密码”，窥测心理活动的“神经动力学”，宣扬侵略有理压迫有理的“地理学”、“人类学”，同样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的。这样的科研机构，同它们的军队、警察以及“克格勃”之类反动的国家机器相比，除了披着一件骗人的科学外衣以外，究竟有什么两样呢？

就我国来说，在解放以后，科研机构已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致使许多科研单位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虽然有了很大变化，但是，真正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这个领域，克服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传统习惯势力，不是一个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资产阶级还会利用他们暂时占有的“知识优势”和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较量，把自然科学阵地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顽固堡垒。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提出要取消自然科学阵地的无产阶级专政，其用心不就正在于此吗？

尽管自然科学是反映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是人们向自然界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但是应该看到，自然科学理论并不是一些定律、原理的简单堆集，而总是渗进了一定的阶级意识，反映一

定阶级的世界观。列宁曾深刻地指出：“我们向自然界要求规律性。资产阶级向它的教授们要求反动性。”（《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从牛顿用所谓“第一推动力”来证明上帝的“万能”，到薛定谔以量子力学来论证灵魂不灭，以及近年来喧嚣一时的“大爆炸宇宙学”所宣扬的宇宙有限论，悲叹世界末日的宇宙“热寂”说，都无不说明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对自然科学的巨大危害及其带来的严重恶果。至于鼓吹技术救世以阻挠人民革命斗争，宣扬人类末日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那更是出自反动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凡此种种都雄辩地证明，自然科学家可以从在自然界和实验室里所观察到的现象、所测取到的数据中，抽象出符合客观的“定律”和“原理”，但是，在概括和总结这些“定律”和“原理”时，不能不受到他自身的阶级地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制约，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通过自然科学领域来散布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更是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惯用手法。今天，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指挥下，编造“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之类所谓“科学依据”，就是这一老谱的袭用。

值得严重警惕的是，那些口口声声反对在科技领域提“专政”的人，恰恰是要疯狂地专无产阶级的政。他们极力反对毛主席“阶级斗争是纲”的重要指示，用以目代纲，以目乱纲的恶劣手法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他们诬蔑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妨碍科技发展的“苛捐杂税”，大叫要为革命群众批臭了的资产阶级“理论”恢复名誉；他们疯狂反对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持科研大权，党委只能低声下气地“听所长的”；他们根本否定劳动人民是科学技术的主人，大肆宣扬“研究员是中心”的修正主义黑货；他们胡说不能提“开门办所”，极力反对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他们攻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大搞洋奴哲学，以跟着洋人爬行为荣；他们反对科研人员要又红又专，散布“白专”“应当尊敬”的谬论，大刮“业务台风”；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带来的一切伟大成果，这也要“扭”，那也要“扭”，还要“高举骨头”，和革命人民“拚老命”，赤裸裸地叫嚷甘当反攻倒算的“还乡团”。这一切，与林彪“571”反革命政变计划中“以技术掩盖政治”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手法，有什么不同？显然，如果依了他们，无产阶级不但将失去按本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去开展科学研究的自由，而且还将失去整个政权，我们的党和国家就将改变颜色，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为了把复辟的愿望变成现实，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还故意将水搅浑，造谣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知识分子专政”，居心险恶地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妄想扩大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这并不是邓小平的发明，而是从国外“引进”来的。赫鲁晓夫上台，匈牙利事件，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重要的社会基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班底中，有学位的所谓“科学技术专家”就占了很大一部分。去年年底前，即与邓小平指挥炮制《汇报提纲》时隔不久，苏修的一名官员曾得意忘形地宣称，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界知识分子的形成……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更良好的条件终有一天会形成的。”此唱彼和，令人深思。但是，这是枉费心机的。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说：“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并着重指出：“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正是为一切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创造了世界观改造的良好条件。毫无疑义，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工农群众的帮助下，知识分子经过长期的、甚至是

痛苦的磨炼，一旦冲破了禁锢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枷锁，“完全”、“彻底”地将自己献身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就必然会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心情舒畅，感到天地广阔，大有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科技工作者在自我改造和科学研究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体现。

科技领域出现的这一场斗争决不是孤立的，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无产阶级发动疯狂进攻的组成部分。“翻案不得人心”。科技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是要革命、要前进的。旧事物的灭亡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胜利进行，必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对巩固和加强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共中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作出的两项英明决策，表达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煽动起来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迅速被粉碎再一次证明，阶级敌人是极其虚弱、孤立而短命的，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搞修正主义是不得人心的。当前，形势大好。但是，要彻底肃清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需要时间，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还会垂死挣扎。让我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科研路线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火力，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和他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夺取新的更大胜利，奋勇前进！

“提”的什么“纲”？

——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赵 前

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亲自导演下，精心炮制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批判。

邓小平一伙为什么要“拚了老命”炮制这个《提纲》，他们提的又是什么纲呢？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剖析一下《提纲》的内容，以及他们在《提纲》出笼前后的种种表演。

《提纲》分三部分：一、任务，二、路线，三、整顿。《提纲》一开始就提出，科学院“正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什么形势和任务呢？概而言之，即“把科研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一上台，就到处鼓吹“一切为了现代化”，“科研要走在前头”，装扮成最关心科学技术，最关心现代化的样子。这是一副假面具。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为我们规划的宏伟蓝图。可是，邓小平却抽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抽掉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灵魂，以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在“现代化”的旗号下，大搞翻案复辟活动。邓小平在指挥炮制《提纲》的时候，全党全国人民正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邓小平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胡说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现在一个大

局”。《提纲》的主要炮制者把这个“大局”说得更露骨。他说，过去“推翻了三座大山”，后来“打下了社会主义基础”，现在进入了“第三个大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主要搞经济建设的新时代”。很清楚，在邓小平一伙看来，现在形势变了，任务变了，抓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是“大局”。因此，《提纲》提出的任务，实际上是在科技界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个任务，完全是服从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大局”的，是实现复辟资本主义这个“大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彻底撕下了他们“一切为了现代化”的面纱，活生生地说明他们所谓“四个现代化日”，正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

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科技界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变化，出现了“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开始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广大科技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不断提高，批判科技领域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斗争逐步开展，坚持开门办科研，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种革命变化，对于实现邓小平的“大目标”是极为不利的。怎么办呢？邓小平咬牙切齿地叫喊：要“治乱”、要“扭”，《提纲》的炮制者心领神会，跟着杀气腾腾地叫嚷：“要突出一个‘扭’字”。可是，他们色厉而内荏，外强而中干。去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评论《水浒》、批判投降主义的重要指示，再一次触到了邓小平的痛处。他急忙指使修改《提纲》要“保留原则，磨掉棱角，写得平稳些”。这就更加暴露了他们复辟狂、还乡团的反革命两面嘴脸。这样，就产生了《提纲》关于路线部分的极妙奇文。

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新老修

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法。《提纲》炮制者玩弄的也是这种手法。在《提纲》第二部分中，他们煞费苦心地把毛主席的指示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断章取义地归纳为十个方面。十个方面不算少，可是却只字不提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只字不提阶级斗争这个纲。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的时候，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路线决定具体路线，具体路线从属于基本路线。离开了基本路线，谈具体路线，这条具体路线怎能不把人往斜路上引呢？

就算《提纲》是讲科技工作具体路线的，那么炮制者对载入宪法的科学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正确方针为什么又避而不谈呢？这难道是偶然的疏忽吗？否！这只能说明，“对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作随心所欲的片面解释”，加以歪曲、篡改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提纲》的炮制者。

更加恶劣的是，《提纲》的炮制者公然把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的话，强加给毛主席。所谓“生产力首先是科学”他们也明明知道这是马克思著作中译本未定稿中译错的一句话，可他们还是硬塞了进去，妄图为他们在科技界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制造理论根据。这种极其卑劣的手法，与去年右倾翻案风刮起来的那些反革命谣言，何其相似啊！

经过这样一番曲意篡改，偷天换日，《提纲》的炮制者以为可以“站得住”脚，不妨和盘托出自己的货色了。于是在紧接“十条”之后，立即就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了个“五项注意”。这“五项注意”是经邓小平“指点”后反复推敲的“关键地方”之一，也是《提纲》炮制者的得意之作。

哪五项呢？现在就让我们领教一下吧！

“对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必须努力进行系统的、准确的宣传，并且注意防止和克服对这一路线的任何偏离、割裂或曲解。比如，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另一方面，不要求、不鼓励科技人员为革命而钻研科学技术，也是不对的。一定要批判在科研工作中轻视群众的倾向，……；另一方面，不发挥专业科研机构 and 专家的作用，也是不对的。一定要批判科研工作脱离实际的倾向，……；另一方面，忽视或否认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实验室工作的必要性，也是不对的。一定要坚持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另一方面，离开使用谈改造，以为改造好了才能使用，也是不对的。一定要强调马列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不依靠科学本身的大量辛勤劳动和精确论证，就可以简单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去推演出具体科学问题的具体结论，也是不对的，等等。”

“一方面……另一方面”，不偏又不倚，不左又不右，这样公允、平稳、全面的理论到哪里去找呢？其实要找也不难。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所谓“好心肠”的理论家布哈林也搞过一个“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提纲。对布哈林“用折衷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罪恶行径，列宁曾予以深刻的批判。半个世纪以后，邓小平也指挥炮制出了象布哈林的提纲那样的提纲来：一方面……另一方面。

切不要以为“一方面”加“另一方面”就等于全面，五个“一方面”加五个“另一方面”就等于十分全面了。不管在哪里，只要有两个方面存在，其中必有一个方面是主要的，是要强调的。《提纲》的炮制者不是口口声声要“高举骨头”么，在“五项注意”这段话里就藏有骨头。《提纲》里的五个“另一方面”，就是五根骨头。在“另一方面”大作文章，是政治掮客惯用的手法。他们的“一方面”是假，“另一方面”是真。他们是要用“一方面”来掩盖“另一方面”；用“另一方面”来扭“一方面”。扭，是五个“另一方面”的

潜台词。

《镜花缘》里描写了一种两面人。只看他的“一面”，似乎和蔼可亲，道貌岸然，一旦剥下了浩然巾，便露出青面獠牙的另一副面孔。邓小平也是这样的两面人。现在，就让我们揭开他们的浩然巾，看一看他们在“另一方面”作的是什么文章吧。他们大叫大嚷：“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政治工作就是要搞科研搞上去”，取消科技人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苛捐杂税”，“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八级不够就刮十二级”，“业务由所长抓”，“党委书记业务不懂，可以老实说：‘所长，听你的’”，“在科研领域，专业队伍是主力军”，“什么开门办所？我不懂，我看这种独创性还是少搞点”，“对理论有个恢复名誉的问题”，“谁见过知识私有？是方的，圆的，还是扁的？”“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工农生产中去？”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就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够了，够了。这些他们想在《提纲》中表达出来，又不敢明写在《提纲》里的黑话，难道还不足以充分说明他们所要扭的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要提的正是修正主义的黑纲吗！？

所以，尽管他们在《提纲》中让自己的观点象游蛇一样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之间扭来扭去。但是，人们略加留心，还是能够识破折衷主义并不折衷的真相。鲁迅说得好：“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

《提纲》炮制者的阴险和卑劣，就在于他们在折衷主义的重重迷雾中，用五个“另一方面”当作五发炮弹，射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所谓的“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说穿了是妄

图在科技界坚决地、全面地复辟资本主义。对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科技界出现的大好形势和新生事物，他们一概斥之为“简单粗暴的态度和作法”，“以感想代替政策”，“严重削弱或取消”科技工作，甚至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如同秉承邓小平的旨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黑文中，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诬蔑为“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一样，在这里他们又把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攻击为“陷入修正主义”。列宁深刻地指出，“机会主义可以用各种学说的术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提纲》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所表达的完全是修正主义的内容，是为了把科技战线扭回到修正主义老路上去。至此，已经十分明显，《提纲》提的是修正主义的黑纲，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是“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总纲的一个黑标本。这就是《提纲》的要害，《提纲》的实质。

弄清了《提纲》的要害，对于“科学院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整顿”究竟是什么货色就容易明白了。邓小平所谓整顿，其实就是“扭”。怎么“扭”呢，无非是上面提到过的思想上取消科技人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苛捐杂税”，政治上“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而要大刮“业务台风”，组织上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统统下去”，恢复“研究员中心制”，让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专家”、“权威”重新掌权。这样的整顿，不是道道地地的复辟吗！？

可见，《提纲》的三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复辟的任务，到复辟的路线，到复辟的措施，贯串着一条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黑线。《提纲》洋洋八千多字，其实歪歪斜斜地写着的就是“复辟”两个黑字。对于这样的《提纲》，邓小平怎么会不关注呢？他一上台，就抓住科技战线不放。在《提纲》炮制过程中，邓小平直接听